



利益算计
权力斗争

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接见了袁世凯。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前袁世凯回国述职、探亲的时候也给李大人捎过礼物,但李鸿章为这次见面准备了很多东西。

这是一堆弹劾袁世凯的报告。有说他嗜杀的,也有说他擅权的,当然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少不了的。

李鸿章决定拿这些弹劾报告“敲打”一下袁世凯,在他看来,越是能干的下属,越是需要时不时地敲打敲打,于是他拿出了这些报告。

08

袁世凯的特别之处

但令李鸿章失望的是,袁世凯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看完这些报告,他既不辩解,也不动怒,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李鸿章,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在确切的证据面前,在李鸿章的质问下,袁世凯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非常镇定,仿佛在说——

我不在乎所有人对我的看法,我只在乎你这个关键人物对我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很多风言风语,也肯定会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准备在背后捅上一刀。我甚至连你这个关键人物的看法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将是关键人物!

两人的目光短暂地对视着。

从个人角度来说,李鸿章很喜欢袁世凯这样的人。因为他能从袁世凯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东西,一种因多年的杀伐决断锻炼出来的浓烈的匪气。

所谓匪气,具体解释就是:跋扈、嚣张、敢作敢为、敢想敢赌,而这一切都隐藏在表面的谦恭之下,因为匪气并不需要拿出来显摆,而是存在于骨子里。

跟吴长庆一样,在短暂的交往中,李鸿章已经感受到了袁世凯这个人并不简单。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最厉害的并不是能猜中他的心理,知道他不会真的拿这些小报告去弹劾他。袁世凯最厉害的是能过得了自己这关,在听到对

自己不利的言论时,他并不着急辩护,他拉得下面子。而那些从科举正途出来的道德君子,一旦听到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会立即血冲脑门,挽起袖子跟你没完。袁世凯是有私心的,但一个拉不下面子的人也就有最大的私心,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人。

李鸿章只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收起那堆弹劾报告,然后说了那句他特别想说,而袁世凯又特别害怕听到的话:“你回来了很好,我也很想你,先去探个亲,回趟河南,然后你还是回朝鲜。朝鲜不能没有你,你的新职务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升半级: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兼抚辑事宜,责任不可谓不重大!”

新职务翻译过来就是在他的老本行上再加一个为进入朝鲜的清军做后勤保障工作,比如建兵站、存军粮、喂军马、搬弹药,保证清军的后方补给。

很显然,对于袁世凯装病,李鸿章心里跟明镜似的,让袁世凯回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先安抚他一下。李鸿章知道,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朝鲜真的离不开他,即使不要他去前线打仗,留他在朝鲜后方去稳定军心也是很有必要的。

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知道,想回国正是袁世凯隐藏在内心多年的秘密。在见到李鸿章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留在国内发展的决心。李鸿章的

权势令人羡慕,别人对他心怀畏惧,而袁世凯想到的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彼可取而代之。

李鸿章这个传说中大清国最厉害的官场人物,在袁世凯眼里早已经垂垂老矣,别人看到了他表面的强悍,袁世凯却看到了他强大外表下的虚弱,袁世凯知道:自己将是取代他的人。

但李鸿章的指示让袁世凯失望了。他真的不明白这个老年瘦子为何在他回国的问题上如此坚持。以前还可以说是没有替手,现在他连替手唐绍仪也找好了,而且事实证明唐绍仪也干得不错,难道真的准备让他在朝鲜养老?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总督衙门,去了北京。

站在北京朝阳门外,他的内心很痛苦,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他必须回到朝鲜,这一切又会让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打了水漂,他想回国进入军界的理想也将再次成为泡影。

他开始行动了。行动的目标是那些能够在朝廷说得上话的满族王爷。按照袁世凯的官职,他是没有办法“求见”到这些人的。不过,北京城里有的是为办事的人和高官牵线搭桥的中间人,袁世凯找到他们,说明自己的来意。

然后他从行李中掏出了一些沉甸甸的东西——黄金。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作者 黄治军)



读《作家文摘》
品五味人生

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担任联络、翻译之职,林徽因也是接待人员之一。他们一起排演泰戈尔的戏,一起出席泰戈尔的演讲会,频繁的联系又让徐志摩心潮激荡。梁启超为了防止意外,又不让徐志摩伤心,就决定让梁思成、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不完成学业不准完婚,他要用空间和时间,来消解徐志摩心中那热得烫人的情感。

14

徐志摩和三位才女的爱情纠葛(二)

不久徐志摩就遇到了陆小曼,他与林徽因这段恋情也就终止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友情至死不渝。后来林徽因患肺病在北京西山疗养,徐志摩常去陪她闲谈、散步,以慰她病中的寂寥。1931年11月19日他之所以不听友人劝阻,要搭乘那架邮机回北平,也是为了赶回来帮助林徽因筹划一个学术讲座。

飞机出事后,梁思成赶往出事地点,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友人在北平主持公祭。四年以后,她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山中金尽,天上星散,同情还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这些文字表达了她的怀念之情。

徐志摩与北京名媛陆小曼的相互吸引,帮助他走出了失恋的痛苦。陆小曼能歌善舞,又擅丹青,其艳丽的姿容更是名满京城,但他们相识时,陆小曼早由父母包办,成了王赓的夫人。

王赓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生性爱交际、爱热闹的陆小曼,与这样一位矜持刻板的军人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徐志摩的出现,使得这两个寂寞的灵魂得到了慰藉和滋润。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很快升腾起一股难以遏制的爱情之火,徐志摩认定了陆小曼就是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的那位可人

的终身伴侣。

从1924年秋天开始,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尽管双方家人极力反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也比较大,但都没有动摇他们为理想人生而奋斗的决心。

徐志摩不顾一切地追求着陆小曼。经过他们的积极努力,也多亏了胡适、刘海粟等朋友的帮忙,王赓终于同意解除与陆小曼的夫妻关系。1926年秋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他们居住在上海,经过磨难而得到的爱情格外甜美。但是爱情之树需要不断培育,才能永远鲜活。陆小曼爱排场、爱交际,她每天忙于各种应酬、交际、跳舞、演戏、赴宴成了她的日常工作。

徐志摩在几个大学兼课,进项相当可观,但是碰着这么一位花钱如流水的太太,他们家总是入不敷出。更糟的是陆小曼还染上了鸦片瘾。对此徐志摩虽多次进行劝说,但他爱面子,又要表现出“绅士风度”,因此更多的是迁就,这就使这位社交场中的明星越发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这令徐志摩感到恐慌,在胡适等朋友的劝说下,他终于下决心冲出那个使人窒息、使人堕落的环境,到北京大学去教书。

陆小曼以生病为由,不肯同行,徐志摩只好在1931年2月只身来到北京。他借住在胡适家,在北京大学教书,又在女子大学兼职,每月共有近600元的收入,寄500元给陆小曼,以应付她的房子、车子、厨子等的开销。徐志摩身在北京,心系上海,苦口婆心地规劝陆小曼改变生活习惯,到北京来养病,并希望她在绘画上的才能得以发挥。

一封封情深意切的书信飞向上海,有规劝,也有思念,但陆小曼总是以养病为借口,不肯离开上海。胡适认为陆小曼已经严重地妨碍了徐志摩的事业,要他拿出过去解除烦恼结的勇气,求得解脱。徐志摩深爱着陆小曼,他不愿意考虑友人的建议,他总是相信陆小曼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振作起来。这一年中,他多次往返京沪两地。为了节省旅费,他就设法去弄免费的飞机票,谁知正是这种不用花钱的飞机,使他化为一缕青烟。

陆小曼听到噩耗,悔恨交加,她恨天、恨地,更恨自己。她扶棺恸哭,表示要重新做人。后来她带病编辑了徐志摩的诗集《云游》,并与赵家璧合编了《徐志摩全集》,以此来告慰逝去的亲人。

(王保生)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